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 ·

哲學・宗教類

尹文子校正

尹文子直解

鄧析子校正

公孫龍子集解

公孫龍子斟釋

王愷鑒校正

陳仲荻著

王愷鑒校

陳柱著

張懷民著

王愷鑒校正

尹文子校正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

序

尹文之學，本於黃老；而以名法列於儒墨之上，名以稽虛實，法以定治亂；法之用也，可使能鄙齊功，賢愚等慮，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工商仕，不易其業；如此，則處上者可無爲而治矣。其書二篇，漢志原列名家；清四庫書目以其兼包名法，歸本黃老，故又列入雜家。甲戌之夏，溽暑烝人，足不敢越戶一步；日長如年，幽居無侶，爰取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本尹文子讀之，覺別風淮雨，訛謬實多，反覆校讐，證以古籍，於其闕者補之，誤者正之，興會所至，時有創獲。迄秋脫稿，益以清儒錢熙祚汪繼培孫詒讓及近人王時潤所校，裒爲一帙，名曰『尹文子校正』。雖未能繼向歆之絕業，探名法之奧旨；而筆箴墨灸，使古人之文，怡

然理順，實與長沙王氏之『荀子集解』後先有同志也。世有覽吾書者，亦將以效顰病之乎？

民國二十三年秋八月，含山王愷鑾儀臣甫，序於漱澗軒北窗之下。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鑿案莊子天下篇，不飾於物，此挽去俗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鑿案莊子無飾於四字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錢熙祚曰：「下篇合無之字」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鑿案錢熙祚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山陽仲長氏撰定。鑿案錢熙祚無定字

尹文子校正

目錄

序·····	一
仲長氏序·····	三
大道上·····	一
大道下·····	二四
附錄·····	三七
事實·····	三七

卷帙

四〇

逸文

四三

集說

四七

含山王愷鑒輯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

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
此鑒乃案約見舉論其語文子也路篇，大道不稱，衆有必名；

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
稱王，時「潤與曰下：文「一句名首生疑於挽方道圖字」，句「一道律生・於「不

當鑒案圖，名生於方員，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王曰時

與：下一文大一道以上名當法有儒以墨字治，者一，以則大不道得治離者道，；則一一名正法相儒對墨成自義廢。；一一以名法儒

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案

保所引老子語，見道德經第六十二章：『寶保；二字古通。』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

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鑿案錢熙祚本『不得

審察而得也。鑿案湖北崇文局本作『不待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

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錢熙祚曰：『

『權勢不足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

則徼終，鑿案錢熙祚本『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

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員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

差；孫詒讓曰：『名而無形，』與上文『形而不名』，正相對。』故亦有名以檢形，

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鑿案荀子正名篇注『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

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王常讀爲程：『一呈一曰命物之

名，方員白黑是也。林案二作黑白，意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

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林案二作等，意

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理案避唐諱改，林二作慶賞刑法是也。湖案北崇文，

局本作罰；四曰平准之法，詐案本作準，錢熙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

用，王時潤曰：「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

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

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

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

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湖案北崇文局，

本作俱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

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嚚，案錢熙祚本『命惡者也。今
卽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卽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
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嚚，案形盡近，而當作畫。雖未能盡物之
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文鑾案辨作，辯。湖北崇名稱者，何彼此
而檢虛實者也；王時潤曰：『宋古迂何陳氏別，及以湖北崇之文局本均作『何其
實非也。』猶稽也。『一字當屬下猶讀，也。何彼雅此釋『與二以檢虛實』與相對稽與文考。
檢『同與訓『稽』，『考釋』詰『四證以』，『檢』與『諸』字證同義同訓證『也』；『尹文』是卽之『意』，『蓋』
改謂爲『稱別』，也。『以稽彼鑒案而說虛實之錢熙祚。宋亦改爲『誤別，不必據孫古籍而
驗，而殆韓之非者所謂無參。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
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

之稱宜屬我；變案，本書屬字，皆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疎，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變案，虛錢熙切，本『又曰不可不察也；』王時潤曰：當爲衍文，上有文云：『又故曰：』名是稱以誤，衍不可不察也。下文：『一好』則故物之字通稱，牛祇存文旁文，則有似乎：『一又故曰：』名是稱以誤，衍不可不察也。下文：『一好』則故物之字通稱，牛祇上則下文之氣隔絕矣。『一正承好牛熙切，而曰：』中又衍『二字衍，不可不察也。』覽八百九，十則九引此文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汪：繼堵『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王時

爲：「猶於也。」淮。呂氏春秋訓季春紀：「天子二年始公羊傳，一託高誘注曰：「何休注：「爲爾，猶於是也。」定元年公羊傳：「則不知己之有罪焉。」誤，案宣公六年公羊傳：「勇士入，其於門，而無鳥人，焉門者以形入其國焉耳。」則無人也。」聞者亦：「爲何王說：「焉證者。」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宜屬我；鑒案湖北崇文局本作「對文；宜屬我補。」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臙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臙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錢熙祚曰：「故字誤。」以量受少多，鑒案錢熙祚本作多少，同。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汪繼培曰：「沈本說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

本作制，治要同。宋古迂陳氏校本亦作制。本同。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

於一，銜錢，熙祚依曰：治：要刪句首以字。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

如此，頑嚚聾瞽，錢熙祚曰：有則字。要引。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錢熙祚誤曰：

明以吉府古本作用與，宋古迂陳氏本及湖鑒案錢說誤本亦作以與也。天下萬事不

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

後之宜，左傳：潤曰：美：能黃下，一上能一為元屬，下為美句則，裳讀為一能則一。昭十二則年

以三字平列則；猶言字中並用，黃孫，上美則元，故下用兵則裳也。周則秦古之書，五多

則攻之字，倍下三分句之用，一敵能戰字之，一少能守即之，一不若也。避校之者，知一上能三句即用

今則本孫字，一故敵注一少則一字不於一能下一字並之側一，則轉寫字者；不知王而念並孫讀之書，雜故

志，且不王引三之經傳釋詞訓一能，一乃為一行乃戰一以為言一敵則兩乃戰之，一少字則，乃誤

敵守佚，能不勞之則，乃飽避能之飢也之，則安乃能連動之，義亦三未一安能。一孫字亦虛當實訓一又則云；一

敵「佚則勞之，錢熙祚云：「飢之治，要引作動之也。與此正可互證。」足證王說不謬。案下「

遠近遲疾之間，鑾案疾作，宋古迂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

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鑾案丁浪熙祚本「農商工仕，鑾案錢熙祚本仕不

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錢熙祚作有曰：「治故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錢熙祚作不曰：「長短經卑政有能而無益於事

者，君子弗爲；此錢熙祚字亦作：「長短經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

非樂有爲，鑾案宋古迂陳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

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鑾案孫治讓札述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錢熙祚二字曰：「

主，當依治要作任之相。對爲文：「故明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錢熙祚

此處所有必爲文：「當依下文要作：「治小人之理，知，言損於治，必言；能不外言之；能小，人

亦以知能損於事，以爲屬事也。『小人亦知言損於治，』錢熙上詐多：有字，治下要句

同。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鑿案上下文皆以言屬治作，『以爲屬事

後知爲損於首尾，一重。能前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鑿案宋

局氏本辨及皆湖北崇文。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抗鑿案錢熙詐本『求名而已；故

名主誅之。北鑿案名字誤改，作明。湖古語曰：引錢熙詐有故：字。『治要』不知無害於

君子，作錢熙詐下句：同。『治要』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

無害於治；』經傳案釋以詞上四句：『爲，亦見於荀子。儒效篇，四於字，彼均作爲，

此信矣。作錢熙詐曰：信矣。『治要』引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氏鑿案宋古迂陳此獨善也；

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氏鑿案宋古迂陳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治錢熙詐曰：云：『

巧：善『爲善使人不能得從卑政，篇注爲巧使人不能得爲，並，此者獨善，獨巧者也；未盡

見，唐本並尹文子如此，可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

也。所貴聖人之治，錢熙祚曰：「與容齋續筆引。」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

治；貴工倬之巧，錢熙祚曰：「各短經引倬，共宜據改。」莊子胠篋篇云：「合

文攬云：「倬之工倬，而天下始有其巧矣。」釋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

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錢熙祚曰：「

，當作首有夫字之行，校者鑿案律以上下文不足以成化；鑿案宋古迂陳氏本作化成。獨能之

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

所由生。錢熙祚曰：「有也。」長短經是以聖人任道以■其險，錢熙祚曰：「以下墨字。」釘治，

局要及湖北崇文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

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是等慮；鑿案湖北崇文局本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

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分，案錢熙祚本。「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

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

欲者，鑿案湖北崇文局本，本心上有無字，宜制之有道也。錢熙祚曰：「長短

也。制之有道，故田駢曰：「駢案錢熙祚本。」「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

必遊宦諸侯之朝者，鑿案宋古迂陳氏本，遊作游。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鑿案宋古迂陳氏本，遊於作游。

·宜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局案湖北崇文名限之也。』彭蒙曰：「雉

兔在野，衆人逐之，鑿案意林二引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

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

何苦物之失分？鑿案宋古迂陳氏本，苦作患。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

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誤，熙熙當依治：要「作句末用字」因彼所用：錢熙所字

要誤作，當依治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得錢熙詐曰：「五字治要引長短經自作各」

奚患物之亂乎？錢熙詐曰：「長短經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

愚非能愚，而智而愚，鑿案湖北崇文局本作「宜據改」好非能好而好，醜

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

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

弱者不懾，鑿案錢熙詐本「智愚者不陵」錢熙詐曰：「陵，宜據湖北崇文局

本改爲定於分也。錢熙詐曰：「治」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

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鑿案

道行於世，共十句，亦見於慎子。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臣

內篇第二十一節

共十句，亦見於慎子。

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臣

之所用，北鑾案文臣字誤改。宜據湖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伎於衆，鑾案錢熙祚本「俗所共去」，鑾案俗，疑當作物。故心皆殊，錢熙祚曰：「治要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鑾案許浩切。本「問境不鬻異采」，鑾案問字誤，爲氏閻本改。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鑾案宋古迂陳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治以矯之；錢熙祚曰：「鑾案治字誤，明吉府本及藏本並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鑾案力錢熙祚本「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鑾案錢熙祚本兼作異，與御藏本並作兼注。又書鈔百四十三及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錢熙祚曰：「人上書事類賦衣賦注。引，兼並作重。三及類賦有國字上，亦此脫去字。『宜據鑾補案。事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錢熙祚曰：「錢書鈔百十：

報六引王越王將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錢熙祚曰：『並引書鈔八十五御覽

三。又書鈔百十六作『迴車避之。』孫詒讓曰：『汪繼培正曰：『御覽同。』百四十比及數年，

民之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錢熙祚曰：『遂滅。』吳書鈔百十六引作『後戰』，案之字不

文譚局，當依湖北崇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鑾案錢熙祚本

與本書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

行，則私欲寢廢；鑾案宋古迂陳氏本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

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屬於賢愚，鑾案屬，宋古迂陳氏本及湖北崇不係

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鑾案宋古迂陳氏本主作王治世之法建，易世而莫用，

鑾案湖北崇文局本建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

處名位，雖不肖，不愚物不疏亡；鑾案錢熙祚本親疎係乎勢利，不係於不肖與

仁賢。位鑾案雖此段肖誤不甚多物，不文選已任；彥在昇爲賤，揚州薦上表注已引；此親練一係處乎名

下勢，利既，有不係雖乎不肖一與仁賢也。則。一在文義賤較句今下，爲優宜，增入一處雖名位賢一句

三投字去，一不與下文不親己練；係在乎賈賤利，雖不係賢於不肖十二字賢，而一句不相患物。不今

肖練已仁賢之「患」字，又誤爲「愚」字引，便義作「不可通係乎。又不肖與仁賢於不

「，宋一宜據陳氏訂正與。文選注同讓曰：「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

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

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

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未必須禮義；鑾案無下文利云；』與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

「字既疊成，則君子二字亦當疊，義湖北崇文局補本正作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

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鑾案湖北崇文局改。效作君科

功黜陟，

錢熙祚曰：「藏本

黜陟案湖北，崇文局本；

科亦篇亦云：「故有慶賞刑罰；

故有慶賞刑罰；

故有慶賞刑罰；

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

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離，

王時潤曰：「蓋分字之上當

脫，或別字之下，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仁君之德，可以

為主矣。

錢熙祚曰：「荀子正論篇注

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飢飽一

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

鑒案忘字，義其上部通脫，與忘字，相近，之

是以致譌。文子則受德賞者，無人主，無好憎，誅者，無怨而無怨。淮南子主德術。訓一呂

誅者，不惟無君，罪字之所當也；賞者，不德對上事，功足證此忘字。為德字之自然。篇

此居下之節，可為人矣。

王時潤曰：「鑒案：孫詒讓下校本增作「可，為人疑臣字之」，世有

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

鑒案亦之以誤當，作當亦是涉。下而王時潤曰：「上因古字

• 本作釋章文，云：「借用圖口，與作因達形近。」史記以曹致相國。世家繫一辭一圖。天下衆而隱不云過古：注：「圖與章同，與圖古今字變耳。其證也。漢書蓋章帝紀口一聲大，木遠十圖皆以上章，聲，顏故師得，通田父棄。寶下玉二所事載，衛正，因夫名失黃公之女證事；然正則遠尹文得子實之文證；本楚人以一販達山一名相對實成義，因名失實。」**宣王如射**，宜錢熙祚與呂氏「春秋壘塞三百八十九」引作壘齊氏案春秋改爲，好字據。呂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下壘案錢熙祚宜本「呂氏春秋」補入強

• 其實所用不過二石，並錢熙祚曰：「此脫去。」二十五壘案二爲三百之八十九，用當下三石下文句，宜改正。不過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宜壘案呂氏春秋當作正試引；中

關而止，壘案杜注當作：關，各本皆譌；左釋文昭「二關」，一鳥環反云：「孟豹子則告關子壘上塞篇正作：「中越人關止弓，而高射之云：「關讀爲謂關；弓弦其正半而止也。呂氏春秋皆曰：『不下九石，錢熙祚曰：「並有『此書鈔御覽』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

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錢熙祚曰：『御覽三石，實也；九石，名也；

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

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錢熙祚曰：『藝文類聚

聘者，御覽三百八十一，亦有敢字。』衛有鰥夫時，錢熙祚曰：『案袁孝政註，劉子新論，當依御覽

引此亦作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鑾案劉子新論註：『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

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孫詒讓曰：『黃公宋本不姝美，衛人所娶者是其

長上，故人意其妹；必美而爭禮之文；今本承作不姝美，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

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鑾案華希閔廣事類賦：『雉賦：本擔引本作擔，上有有

路人問：『何鳥也？』錢熙祚曰：『御覽九百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

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錢熙祚曰：『並：作直字誤。』王藝文類聚：九直特也。

事，類直賦注疑引不作誤今。始見鑾案。廣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文錢類聚及御覽並

作請賦注十金作請。買千金鑾案廣弗與；請加倍，乃與之。鑾案廣事類賦將欲獻楚王，

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錢鑾案廣事類賦注引類聚惜惜下亦有其字。惟恨

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

己，楚王時感其欲：獻於楚王，下當疊文云：二字以獻魏王，原文當作王遂相之，王

錢亦熙祚魏本及孫詒，讓即校本並疊。王字。鑾案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鑾

宋金之迂陳氏本作，誤過。於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

人；鄰鑾案二字古不重陳氏本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錢類聚八十三：御覽八

汪百繼謂並作『詐藏。本又怪石上有此字，本錢引明吉府本同。字，此孫詒讓曰：』

賦『注宋本作與藏本之同曰：』此怪石也。類賦玉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

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廡案錢熙祚本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

祚誤曰：「稱，猶舉誤也；御覽引作其家，大怖也。二字。尚書湯誓篇：「敢行稱：亂，稱」

史記也。殷本紀作「錢熙祚本亂」，即普稱故切。舉之復以告鄰人。」王鄰人潤二字：

·當重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遄，案錢熙祚本「於是遽而棄於遠野；

錢熙祚案宋古：「陳氏本與御覽同字。」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

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玉王得此天下之寶，錢熙祚曰：「此文有

：立曰：大王得此天下之寶，天下之寶文，「六帖七同事；藝文類聚作「再拜賀王

望天下，再拜，卻立當據：以敢賀大王得臣未嘗見。」書注及事類賦玉帝賦注，大臣

所下並有王問價，聚錢熙祚文合：「明吉汪繼培曰：「類聚並有其字，價上藝文類

「字宋本亦有孫詒讓曰：「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文藝選案

注並事類賦注魏王立賜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錢熙年下有之字。文類聚

案文選注與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

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

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

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不

以楚人戰於泓，鑾案錢熙年本傳改正。烏宏切。王潤曰：「公之謬字，猶與也；據左

江有注篇以「實揖，以」，鄭注曰：「以鄭箋云：「以」，猶與也。以」，然則宋公以楚人戰於

泓，猶言宋公與楚人戰於泓耳。上文「可以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宋

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

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鑾案亡下國，字當依戰敗，楚人執宋公。鑾案湖

局本公誤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鑿案宋古迂有氏本夷吾上

管字下，宜據補。又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

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

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鑿案宋古迂陳氏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

懷公子而自立。孫詒讓曰：『晉文公所殺者懷公子某地，不當云懷公子；子

（傳二十四年左傳云：『殺懷公子于高梁。』）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

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亦不

知己所非；鑿案此所亦當作之，則各本均譌。是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

己所獨了。王時潤曰：『己非而舉世是，上文云：『己已所非；舉世非之，則不

「非隨衆而爲正也」，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

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

居物上，御羣下也。

鑒案宋古迂陳氏本無也字

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

鑒案饑作饑，北崇文局本

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行，則亂；有食以聚民，

鑒案宋古迂陳氏本

食上衍字

有法而能行，國不治，

王當時增者曰字

「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錢熙祚曰：「治要作聖人篇：「治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變案：道讀

北崇文局本
正作導

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形以威之，賞

以勤之。

變案：湖北崇文局亦本形作刑子，勳作勳，第二十三節改。又

故仁者所以博

施於物，

王之誤而衍者：「於疑施

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

僞；禮者所以行恭謹，

錢熙祚曰：「治要引作謹。亦所以生情慢；樂者所以

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

所以乖名分；

錢熙祚曰：「姜本：「治要及長短經作乖名分，以生乖分。汪繼

孫貽讓曰：「當從宋治要爲正。二字并無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

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
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錢熙祚曰：「此自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
則天下亂；錢熙祚曰：「治要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
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王時潤曰：「鑒案宋古迂陳氏
錯本亦作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鑒案疆字為疆有治
國，有亂國。錢熙祚曰：「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
謂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錢熙祚曰：「長短經合理；亂篇
吉府本作媵，妾以證切。鑒案錢少子孫，疏宗疆，鑒案錢熙祚本汪繼培本疆並
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
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鑒案錢熙祚本雖曰見存，吾必謂

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錢熙祚曰：『長短經字』長幼不亂，

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文變案兵甲，湖北崇封疆脩理，疆國也；

，鑾案古下疆字，本爲疆之譌字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引錢熙祚曰：『長短經』

字；與治要合：『藏本下句亦有能字』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

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入而後疆，鑾案入當作

又之破體，而又不待爲義之省書；前云『所謂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

則矣。詞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鑾案宋古迂陳治主之興，鑾案湖北崇文

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

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

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鑾案錢熙祚本『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

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有變案誅下疑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

其故。語變案錢熙祚本『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日心達而險，二曰

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疆記而博，子變案疆爲疆之譌字博荀。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

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變案荀子熒作營是二字楊倞注云：『疆記足以反是

獨立，荀子無記字，宜據刪。又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

文王誅潘正，變案潘正，荀子作潘止，說苑指武篇云止。『太公誅華士，

仕變案十仕，荀子作十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變案六字誤爲

• 七字 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

畏也。變案荀子作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氏本按曰：鬼神

三·孰曰熒惑者？錢熙明曰：「本一作能。」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辨之

巧，靡不入也。王時潤曰：「尤，甚也；文，甚言佞辨之巧。」夫安辨者，雖

不能熒惑鬼神，佞辨案安辨。為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

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氏鑒案宋古字。

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錢熙明曰：「此下脫解一百。」

十四字；有同己則喜，正異：己則怒，俗之人人，之聞大情則悅，故，佞人毀則威譽，者也，人

善；順從者也；能人言是亦，是之，必，親人正直非；亦雖能之遠；佞人之所愛能，疏佞人之所

故舜禹得憎，以能不用察佞乎人？亦案未必憎乎佞人，當作語也：「佞王時潤物曰：「舜

一乎故舜禹當作，以能不用察乎人？」可上以與不字通，又末句誤。不可不語曰：「惡

紫之奪未，惡利口之覆邦家。」語鑒案貨未篇字改誤作，朱宜據論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

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鑿案所引老子語，見道德經

第五十七章章古通政，彼作正。二字古通。

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

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

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

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

鑿案所引老子語，見道德經第七

十四章章如也，彼作奈，聲之轉也。

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

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

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鑿案自此老子曰：『民不畏死，慎子外篇第十，

九節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則，

鑿案則為側

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至王時致潤曰：『非聖人之治也。』

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

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鑿案非理，「理」字，宋己能出理，理

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鑿案錢熙

物唯聖人能該之。王時潤曰：本均作汪本作惟。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

『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孫詒讓曰：本同。宋本誤錢熙，

作祚毆曰：下同。吉府本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鑿案

而二字因下有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計鑿案錢熙

注刪去：『又一案計切林。二引此計吏字，因即注文之誤，入正文者，康衢長者，鑿案文湖

局本者字僮曰善搏，王時潤曰：正：相對成義；搏，字僮曰善搏，與牛相似，是以字犬

誤童。『古字鑿案：事轉作賦搏狗，賦宜據引改，僮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

者怪而問之，乃實對；讓錢熙祚曰：『宋本作御覽實對，五蓋引一作以字實對。』

，肥改謬人爲於是改之，賓客往復。府錢熙祚曰：『藝文往復二字誤倒，御覽依四百吉

五，鑾案又九百五賦注，並引亦作復往。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錢熙祚曰：『後

理作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鑾案上兩句爲璞字，戰國策秦策周人懷璞，謂

鄭賈曰：『聚錢熙祚曰：『作問藝文類』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鑾案

策璞作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錢熙祚曰：『此上脫田子曰：六

我，人皆自爲下，先生曰：爲人善；故君子之言之，使古人者，君使之使自爲用，求而不私愛於

已齊，求顯出於己心；而不利官於己身能，語曰：『陳者必祿薄；祿賞不可與所勸亂，名賞輕之

及御不可六入難十，三。此處上孫詒讓曰：『慎者也。』今本一稅案此祿薄者，汪錢井，據又羣書治林

要仲補長。氏叙魏云：『先生尹，文疑子當，作齊稷宣王先生；居稷論下。駢語漢書藝文志尹文子自稱

：，顏注亦引劉向云：「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一大夫之祿，不任論儒而論

生國千有餘人蓋齊稷下先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

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錢熙祚曰：「長短經政故爲人

上者，必慎所令。錢熙祚曰：「治要亦有焉字。」凡入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

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

鑒案甚下悅病字，錢熙祚本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

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

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其君矣；鑒案上力字，錢熙祚

古迂陳氏本及湖北崇文局本並無必字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

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

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王時則潤當

• 作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氏案宋古迂陳而

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氏案宋古迂陳才鈞智同，而彼貴我

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

之同，錢熙祚曰：『雖字誤，當依明吉府雜記惟。』有三年變案雖字即，惟也

鄭注並曰：『雖或爲唯。』漢書揚雄傳選揚子雲莊解朝庚桑楚篇之唯蟲能蟲，亦唯

蟲能天，唯亦釋文曰：『唯，錢氏一本本作唯同。』互說之文理，字以唯爲聲誤，故雖可

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怒也。王時潤曰：『郵，與尤通聲；怒如當

奴形，聲相近，是趣也；譌然；上文云：『是貧人則情怨之大，趣則怨一時槩，非之莫有自

乃不可達之過焉，亦未嘗此文爲君子之義所怒也。蓋尹下文云：『言以貧賤人富，

可則驕人；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於己也。情所易制而弗能安制，不能安制，猶怒；均作恕不作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

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無祿施於己也。起於

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王時潤曰：『汪錢本貴作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

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於己，疎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

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鑒案宋古汪陳富貴者有施與己，汪繼培曰：本

施與字，子彙本姜本沈本無於字，今據說邪同。本作有親之可也；未必益己

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

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

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

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鑾案貴字衍，當依湖北崇文局本刪。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汪繼培曰：孫詒讓物曰：姜一本沈本本作我；錢一本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汪繼培曰：孫詒讓賤曰：下一治要有者字要同。錢校同。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鑾案湖北崇文局本及錢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役故也；鑾案役字誤宋古迂陳故富貴者可不酬氏本同本，當作逸湖北貧賤者，鑾案宋古迂陳氏本故字誤在焉字上。錢熙祚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

大焉！

尹文子校正

五

尹文子終

尹文子附錄

含山王愷鑒輯

事實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孔叢子居衛篇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

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說苑君道篇

齊王之謂尹文曰：鑒案此齊王之，據呂覽正名『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

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

無以應焉。公孫龍子跡府篇及孔。幾子公孫龍篇亦見。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列子：「周穆王篇。」

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之理，未知即尹文否？故附於各條之後。』

卷帙

·音形

世本齊有尹文子，著書五篇。通志曰：氏族說劉向宣王，略第五引遊。先公孫。一龍新。

隋書經籍志子部，名家，尹文子二卷。尹文，齊，稷下之處士。

馬總意林尹文子二卷，劉歆注。注：案劉歆，奏七略，不聞。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名家類，尹文子二卷。撰尹文子。

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名家類，尹文子一卷。

文獻通考經籍門，子名家，尹子二卷，周尹文撰；仲長氏所定。

通志藝文略，諸子類，名家，尹文子二卷。尹文，齊，稷下之處士。

宋史藝文志子類，名家類，尹文子一卷。齊人。

清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尹文子一卷。兩江總督。周尹文撰。前有魏黃

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文獻通考著錄作二卷。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文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竝稱。顏師古注漢書，謂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湣王問答事，殆宣王時稷下舊人，至湣王時猶在歟？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於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真。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誠過，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繩之，謂其淆雜，亦爲未允。百氏爭鳴，九流竝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辨閎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所稱熙伯，蓋繆襲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李淑邯鄲

書目以爲仲長統，然統卒於建安之末，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矣。

涵芬樓四部叢刊書錄子部，尹文子一卷一冊。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周尹文撰。前有

序題漢山陽仲長氏定行款闕筆，與鄧析子同，當出一刻。鑒案此即余用之子校正，所用之

也本。

• 附四部叢刊書錄，一則有。劉歆進書序二卷一冊二十行，江南圖書館藏。明近江本。
• 此山劉氏覆宋本。一宋諱敬慎敦三字，皆闕筆，忽屬不及宋。•

逸文

昔錢熙祚氏謂唐人引尹文子多，今本所無。反覆尋繹，疑脫簡並在下篇。惟因割裂太甚，零章剩句，無可位置，爰以所得逸文一十五條，別附札記。余今

又續得宋人所引一條，合諸錢氏所輯，共一十六條；寫定於此。想曾經嘗鼎者，必不以一嚮爲嫌也。

尹文子見齊宣王，變案意林二引宣王不言而歎。尹文子曰：『何歎？』王曰：

『吾歎國中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錢熙祚曰：『此下

誰字，又意林所引止此。孰作。』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

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

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意林二，御覽四百二類案

虎求百獸食之，得狐。狐曰：『子無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

帝命也。子以我言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不走乎？』虎以

爲然，故遂與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己，而走以爲畏狐也。御覽四百九

策案亦見於戰國
策楚策一

瞽者無目，而耳不可以際察視也，精於聽也。御覽七百

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同上德篇，鑒疑案非尹文子語見於文

無差矣。御覽七百

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史記風引原作萬人為英又詩粉

以智力求者，喻如奕碁。錢熙祚曰：鑒案文選博奕十四論注與類聚同。碁進退取與，

攻劫放捨，錢熙祚注：放作殺。文選博在我者也。御覽七百

博者盡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文選藝文類聚

七百五十四，御覽

堯為天子，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藝文類聚八十六

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文選勸進表注。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意林二。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同上。

四方上下曰宇。後漢書馮衍傳注。四方上鑿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二十四引作四。

將戰，有司讀誥誓，三令五申之，既畢，然後卽敵。文選東京賦注。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

誠感之，達于金石，而況于人乎？子書鈔家語六。本篇鑿案御覽五百七十五引此作尸

孔子語。夫鐘說苑意作志，末三句作「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誠通乎金石，其志變者，乎聲？亦隨

之。故至誠感之，又與此微異。

齊桓公好服紫，國人盡服之。公患之，管仲曰：『君謂左右甚惡紫臭。』於是三

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賦事類賦衣

集說

莊周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鉏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聃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

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天下篇

劉向曰：『尹文子學本莊老，其書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爲根，以法爲柄，凡二卷，僅五千言。』

別錄

劉歆曰：『尹文子學本于黃老，居稷下，與宋鈞彭蒙田駢等，同學于公孫龍。』

容齋續筆
十四引

高誘曰：『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

呂覽正名篇注

劉勰曰：『尹文課名實之符。』又曰：『辭而約精，尹文得其要。』

文心雕龍諸子篇

劉子曰：『名者，宋鈞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

孫詒讓曰：『此篇無所說，孫捷

漢，疑當作公孫捷子；公孫謂公孫龍二篇，捷子在道家一人。其道主名，名不正

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辯，苟折華辭也。」新論九

• 驚

晁公武曰：『尹子二卷，周尹文撰。仲長統所定，序稱：「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之。」而漢志序此書在龍上。案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郡齋讀書志

高似孫曰：『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齊等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

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淆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案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爲甚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熟考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鑾案說苑君也。子對齊宣王問人君之事，稱引詩書；又本書大道上篇，稱引仲尼云：「此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是氏謂其宗六藝，稱仲尼，或指此

歟！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熏烝染習，變幻捭闔，求聘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峙立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

經者，孟子一人而已。子略尹文子

宋景濂曰：『仲長統卒於獻帝讓位之年，而序稱其黃初末到京師，亦與史不合；予因知統之序，蓋後人依託者也。』王時潤尹文子校錄引

陳澧曰：『尹文子云：「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則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能鄙齊功，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

「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而度量道術可世

同意

『名家法家立說之意，盡於此數語。夫以名法爲治，能鄙賢愚，混然無別，老

子所謂「不尙賢，使民不爭也。」而不知頑嚚聾瞽之人，布滿朝列，此真至亂之術耳。徐幹中論云：「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尹文之頑嚚聾瞽，尙有食祿之費，誠不若徐幹之鑄金耳。」

自注云：朱子名臣言行錄卷六，「自吾有此例，使一庸

夫執之，即尹文子之說矣。

又曰：『尹文子之可取者，曰：「有理而無益於治者，

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

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措而不言也。」

東塾讀書記

無名氏曰：『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慎到，同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著書二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是其道也。書多脫誤，雖經仲長統撰定，尙有不可讀者；姑存之以待高明。』

湖北崇文局本
尹文子序

沈欽韓曰：『以大道爲書，而雜以山鷄鳳皇，字長子曰盜，次子曰毆，亦詼嘲無稽甚矣。』漢書疏證

馬敘倫曰：『今尹文子二篇，詞說庸近，不類戰國時文，陳義尤雜，出仲長統所撰定。然仲長統之序，前儒證其僞作，蓋與二篇並出僞作。』莊子義證·天下篇

王時潤曰：『作僞者蓋欲使人疑爲仲長統，故不題爲仲長統，而特題爲仲長氏，以自掩其作僞之跡。』尹文子校錄

王琯曰：『尹文，呂氏春秋說苑均載與齊宣王湣王問答事，蓋當時稷下士也。漢書藝文志注，稱先公孫龍，而容齋續筆引劉歆語，謂與宋鉞諸人同學於龍。仲長統尹文子序，宗其說。今以公孫龍子跡府篇龍與孔穿論齊王好士一段校之，漢志注爲可信。以果學於龍者，當不至師引弟語爲重，必在龍前也。又姚

首源古今僞書考亦謂公孫龍後於尹文，時代甚相殊懸，據此，當知劉仲之說，非審也。』公孫龍子懸解